

钱宁同志的逝世，是我国科技界、教育界和国际河流泥沙界的一大损失。

钱宁同志是美国泥沙专家H. A. 爱因斯坦最得意的研究生。但他从不向人说起和导师的关系，正如爱因斯坦从不向人夸耀他和老爱因斯坦的关系那样。在清华跟他工作的几个年轻同志，过去对泥沙几乎没有接触过，但钱宁同志不止一次对我夸他们工作勤奋，善于动脑筋，很有成绩。他看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的标准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我认识钱宁同志是在1955年他回国时。虽然因为工作单位不同很少往来，但我对他的学术研究成就是很钦佩的。我有时去向他请教问题，他无论熟悉与否，总是热情帮助，有时还建议我去找某人，认为某人比他内行。他诚恳、坦率，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也不轻易提意见。大约在“文革”末期，一位英国流体力学理论权威来清华参观，特地到水力学实验室找钱宁同志交谈，说他

忆钱宁同志二三事

●清华大学教授 张任

不想再搞套流理论了，也想研究泥沙。钱宁同志不赞成他的想法，说基本理论研究无论如何困难，总是要有人去搞的。希望他能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他的诚恳劝告，感动了这位驰名世界的学者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他被下放到山西忻县专区做一般工作。这显然是不合适的。虽然工作并不轻松，但他还是挤出些时间对当地的一些泥沙问题进行试验研究，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。这一情况，地区以外的人是不知道的。经清华大学向山西省当局交涉，钱宁同志终于在1972年调到学校工作。他本可以在北京休养一下，但他却很快就到三门峡现场去主持研究工作，做出了优异成绩。1979年，他得了癌症，一方面与疾病做斗争，同时还在繁忙工作中挤时间写出了《泥沙运动力学》（与万兆惠合著，已出版）和《河床演变学》（与张仁、周志德合著，年内出版）。还两本巨著，是有助于我国水利建设的好书，必将受到广大泥沙研究工作者的欢迎。

在我的案前，摆着钱宁同志夫妇共同签名送我的一张照片。这是他的病情已濒临绝境，最后一次进北京医院行手术前，与他夫人去颐和园的合影。一对夫妇坐在长椅上，笑得多么开朗！人们会以为他们在享受着生的欢乐，决不会想到他们正在迎接死的挑战。至今，他好象仍在微笑着对我们说：“奋斗吧，用你的生命！”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



钱宁同志与夫人龚维瑶同志